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小路深處是鄉關

姚宗亮

一條通往鄉村中學的普通小路，掩映在綠蔭環抱的村莊南側。我在這所中學任教五年的時光裡，每天往返于家庭與學校，與這條小路結下了不解之緣。在這條不被人注意的小路上，我不知送走了多少個暮色，迎來了多少次朝霞。寒來暑往，歲月交替，使我對小路的感情愈加深厚。因為我最美好的青春，就是從這條小路走過的。

這條幽靜的鄉間小路，經年累月偎依在家鄉的懷抱裡，鑲嵌在綠色的大地上。鮮花和小草斑斑點點地綴滿在小路兩旁，宛如一條鑲上花邊的絲帶，靜靜地向前伸展。小路漫漫，小路深深，路兩旁生長著挺立的白楊。遠遠望去，就像一條綠色的長廊。靠近學校門前，是兩個用花磚砌成的花園，園裡栽植了石榴樹、桂花樹。一年一度，石榴花謝了，桂花又開了。小路在時光交錯裡始終瀰漫著迷人的芳香，讓人流連忘返，充滿了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

寒冬臘月，萬物凋敝，雪花邁著輕盈的步子，在北風尖銳的囁聲中紛揚飄落。轉角處，幾簇嫣紅在風雪中輕輕搖曳——那是傲然挺立的梅花，輕訴著冬日的生機。

正午陽光最盛時，我常到離家不遠處的花園散步，這座園子年頭日久，春有海棠，夏栽茉莉，秋日桂花綵綵，冬來殘葉落，唯有縷暗香浮動。

風雪初歇，空氣中的寒意卻不曾減，梅花便在這樣的時節，悄然綻放——一起只是一點薄紅，像是覆于新雪之下的一點零星火苗，而後，那紅便沿著彎曲的枝條暈染開來，遠遠望去，竟像是描于素宣之上的一幅水墨畫。

隆冬時節，滿園蕭瑟，園內幾乎見不到人，我便踏著寒霜，獨自來到園中，與梅花相伴。走近梅樹，遒勁的枝幹似有碗口粗，干身凹凸嶙峋，每一道痕跡都訴說著大自然的雕琢。

花朵點綴枝頭，嬌嫩欲滴，風過時，花瓣微微顫抖，卻始終不曾墜落。它靜靜地開著，不與百花爭春，亦不懼嚴寒，傲然立于枝頭。它的花瓣薄如蟬翼，彷彿一觸即碎；可當風雪來臨，卻又堅硬如鐵，哪怕被雪壓彎了枝桿，也不肯輕易凋零，哪怕無人欣賞，它依舊從容盛放。望著眼前與風霜為伴的梅樹，我的心中不由泛起一陣感慨：所謂「傲雪凌霜」，大抵便是如此。

大寒過後，天氣愈發冷冽，梅花卻在這股冷冽中開得愈加鮮艷。風過處，暗香幽浮，那香氣極淡，不似桂花濃烈，亦不似海棠甜膩，若不凝心細嗅，幾乎無法察覺。

它夾雜在冬風中，多少沾了些清冷，那若有似無的香氣，像是冬日裡一縷不可多得的暖陽，絲絲縷縷遍及四肢百骸，輕嗅之下沁人心脾。浸在這股冷香中，許多陳年往事便在這時悄然冒頭。記得年幼時，每逢年關將近，母親和姨媽便用極細的銅絲將梅花串成珠花，于過年時簪于鬢邊。那時，它不僅是院外向寒而生的梅花，更在熱鬧的新歲中，增添了一抹溫柔。

學生時代，那些讚詠梅花的詩詞層出不窮。古人愛梅，多因其堅韌不屈的品格，文人墨客常以梅花自比，寄托自己的一腔孤高堅韌。王安石曾言：「牆角數枝梅，凌寒獨自開。」梅花之于文人雅士，不僅是一種花卉，更是自身精神世界的象徵。

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冬去春來，梅花終將凋落，春風拂過，花瓣盤旋低舞，飄然而落，為大地鋪上一層鮮艷的紅毯。當春日的暖陽一寸寸地照亮大地，梅花便是真的謝了，它從容地融入泥土，化作滋養根系的養分，靜候下一場嚴寒，等待下一輪盛放。

人生起落不定，每當這時，我總會想起那些默然盛開的梅花——嚴寒漫長，縱放終將不期而至——或許人生也是如此，無需萬眾矚目，只要在屬於自己的時節裡，像梅花一樣，于風雪中開出最真實的花，便不負這一場向寒而生。

記憶深處的小路，它不似城市道路那般規整平坦，卻有著獨屬於自己的質樸與韻味，在時光裡靜靜訴說著那些被遺忘又難以忘懷的故事。晴天時，小路是高高低低的一溜兒土疙瘩，像老人額頭上粗獷的皺紋，佈滿了歲月的滄桑。每一步踩上去，都帶著一種與大地親密接觸的踏實感。雨天裡，小路又變得濕濕漉漉，被人們踩成了一灘爛泥巴。地板車過後，留下深淺寬窄不一的車轍。小路上那些留下的車印，人們踩出的腳印，都一絲不苟地記錄著歲月留下的獨特印記，銘刻在小路博大的胸懷裡，那是生活最本真的底色。

我喜愛這條小路，如同喜愛家鄉的一切。春天，我從小路上走過，楊柳吐出鮮嫩的綠葉，小鳥歡快地歌唱，路旁花園裡蝶飛蜂舞，百花爭艷，芬芳的花香隨風蕩漾、沁人心脾，怎不令人心曠神怡。似乎行走在天高地闊、氣象萬千的曠野裡，常有一種無形的力量，催促我意氣昂揚，

奮發向上。夏天，我從小路上走過，樹木枝葉繁茂，婆娑搖曳。氣候的炎熱使人汗流浹背，綠蔭卻給人以舒適的感覺。我沒有酷熱煩躁的熬煎，卻有涼爽宜人的享受，更增添了青春的活力和火熱的情感。秋天，我從小路上走過，纍纍果實舒展著紅撲撲的臉龐，彷彿正向我微笑。金風陣陣，預示著金碧輝煌季節的來臨。我也像勤勞的農民看見豐收的果實一樣喜悅，心裡感到無比充實。冬天，我從小路上走過，處處銀裝素裹，好一派魯西南平原風光。滿目蕭條冷落的景象，似乎顯得悲涼淒楚，而松柏卻愈加清脆、傲然挺立。臘梅迎風怒放，暗香陣陣襲來。無懼嚴冬的肅殺，白雪覆蓋下的萬物正積蓄著力量。我身上油然升起一股頑強的毅力，從內心模仿著松柏與寒梅的堅韌性格。幽靜的小路，一年四季我天天在上面走過，小路饋贈我無盡的迷人景色，使我享受了人間樸素的美感。

魏欣然
每當我踏上那條承載著時光印記的鄉村小路，一股充滿家鄉泥土的氣息喚醒我的記憶。夏雨洗刷時，小路是那樣的平坦、明亮；冬雪覆蓋後，小路是那樣的純潔、樸素；茫茫晨霧之中，小路顯得那麼深邃、遙遠；淡淡黃昏來臨，小路又顯得那麼從容、穩重。每每想到這些，我的心中油然產生一種敬意。站在當年任教時的校園門前，我望著小路遐想，那路旁飛舞的蜻蜓，戀花的蝴蝶，啼鳴的小鳥，都讓我迷戀過、興奮過。路旁那冬枯夏榮的小草，春華秋實的碩果，夜來晝去的露珠，都讓我好奇過、歡樂過。

這條幽靜的小路，送我走進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行列，伴我度過了青春年華。讓我經受人生的磨練，教我領悟人生的價值。因而，我的每一份歡樂，每一次煩惱，每一點進步，每一回挫折，都與小路密切相關，我的每一份情感都願意向小路傾訴。

每當我從小路上走過，都要把腳步放得很輕，生怕驚醒它那香甜的夢。我對小路的感情太深了！當我和童年發小一同漫步在小路上，都有一種幸福的感覺。當我清晨走在小路上散步時，都有一種自豪的衝動，腳步邁得更加有力……

其實，小路就是一幅優美的畫，小路就是一首抒情的詩！願小路成為一種美麗的回憶，永遠停留在我的心間。

梅花向寒生

魏欣然

寒冬臘月，萬物凋敝，雪花邁著輕盈的步子，在北風尖銳的囁聲中紛揚飄落。轉角處，幾簇嫣紅在風雪中輕輕搖曳——那是傲然挺立的梅花，輕訴著冬日的生機。

正午陽光最盛時，我常到離家不遠處的花園散步，這座園子年頭日久，春有海棠，夏栽茉莉，秋日桂花綵綵，冬來殘葉落，唯有縷暗香浮動。

風雪初歇，空氣中的寒意卻不曾減，梅花便在這樣的時節，悄然綻放——一起只是一點薄紅，像是覆于新雪之下的一點零星火苗，而後，那紅便沿著彎曲的枝條暈染開來，遠遠望去，竟像是描于素宣之上的一幅水墨畫。

隆冬時節，滿園蕭瑟，園內幾乎見不到人，我便踏著寒霜，獨自來到園中，與梅花相伴。走近梅樹，遒勁的枝幹似有碗口粗，干身凹凸嶙峋，每一道痕跡都訴說著大自然的雕琢。

花朵點綴枝頭，嬌嫩欲滴，風過時，花瓣微微顫抖，卻始終不曾墜落。它靜靜地開著，不與百花爭春，亦不懼嚴寒，傲然立于枝頭。它的花瓣薄如蟬翼，彷彿一觸即碎；可當風雪來臨，卻又堅硬如鐵，哪怕被雪壓彎了枝桿，也不肯輕易凋零，哪怕無人欣賞，它依舊從容盛放。望著眼前與風霜為伴的梅樹，我的心中不由泛起一陣感慨：所謂「傲雪凌霜」，大抵便是如此。

大寒過後，天氣愈發冷冽，梅花卻在這股冷冽中開得愈加鮮艷。風過處，暗香幽浮，那香氣極淡，不似桂花濃烈，亦不似海棠甜膩，若不凝心細嗅，幾乎無法察覺。

它夾雜在冬風中，多少沾了些清冷，那若有似無的香氣，像是冬日裡一縷不可多得的暖陽，絲絲縷縷遍及四肢百骸，輕嗅之下沁人心脾。浸在這股冷香中，許多陳年往事便在這時悄然冒頭。記得年幼時，每逢年關將近，母親和姨媽便用極細的銅絲將梅花串成珠花，于過年時簪于鬢邊。那時，它不僅是院外向寒而生的梅花，更在熱鬧的新歲中，增添了一抹溫柔。

學生時代，那些讚詠梅花的詩詞層出不窮。古人愛梅，多因其堅韌不屈的品格，文人墨客常以梅花自比，寄托自己的一腔孤高堅韌。王安石曾言：「牆角數枝梅，凌寒獨自開。」梅花之于文人雅士，不僅是一種花卉，更是自身精神世界的象徵。

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冬去春來，梅花終將凋落，春風拂過，花瓣盤旋低舞，飄然而落，為大地鋪上一層鮮艷的紅毯。當春日的暖陽一寸寸地照亮大地，梅花便是真的謝了，它從容地融入泥土，化作滋養根系的養分，靜候下一場嚴寒，等待下一輪盛放。

人生起落不定，每當這時，我總會想起那些默然盛開的梅花——嚴寒漫長，縱放終將不期而至——或許人生也是如此，無需萬眾矚目，只要在屬於自己的時節裡，像梅花一樣，于風雪中開出最真實的花，便不負這一場向寒而生。

飄進唐詩裡的雪花

吳仲堯

「六出飛花入戶時，坐看青竹變瓊枝。」過了冬至，數九寒天的帷幕算是正式拉開了，與所有生活在江南的人一樣，我不禁惦念起久違的雪來，總希望能酣暢淋漓地下一場。落雪的時候，最快樂的莫過于孩子們了，打雪仗，堆雪人，歡笑聲在天地間迴盪。對於年已花甲的我來說，也想老夫聊發少年狂，但畢竟歲月不饒人，最好的賞雪方式，還是坐在溫暖的空調房裡，打開那本發黃的《唐詩三百首》，讓一片片雪花從優美的字裡行間氤氳飄來，恍惚與窗外的漫天飛雪翩躚起舞，唱和不絕。

縱觀中國的詩詞歌賦，描寫雪的篇章實在數不勝數，唐詩裡無疑亦俯拾皆是。

雪花冰清玉潔的天賦麗質，裝點關山的神奇本領，怎能不讓詩人們觸景生情、直抒胸臆呢？

自古以來，詩人對雪情有獨鍾，無論何時何地，看到雪的瞬間，內心都會蕩起層層漣漪，留下動人心弦的詩句，驚艷了千年時光。你瞧，杜甫倚在窗口吟誦：「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（《絕句》）」。李白站在高處吟唱：「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軒轅台（《北風行》）」。高適則在蒼茫的塞外詠歎：「雪盡胡天牧馬歸，月明羌笛戍樓間（《塞上聽吹笛》）」。羅隱竟行走在繁華的長安街頭歎息：「盡道豐年瑞，豐年事若何。長安有貧者，為瑞不宜多（《雪》）」。人人都說「瑞雪兆豐年」，希望雪下得越大越好，可羅隱看到的長安其實還有很多貧苦人，這樣的「瑞雪」不能太多，詩人的悲憫情懷躍然紙上。

同樣能讓人感到溫暖的，還有劉長卿的《逢雪宿芙蓉山主人》：「日暮蒼山遠，天寒白屋貧。柴門聞犬吠，風雪夜歸人。」試想，天寒日暮，漫天的雪，漫長的路，夜歸人忽然望見一盞亮起的燈，聽到數聲打破寂靜的犬吠，必定喜不自禁。那是燈火可親的守候，更是穿越風雪的信念，讀來不覺有股暖流湧上心頭。

老城滋味

胡光賢

歲末年關，冬意漸濃。我走進貴州省盤州市雙鳳鎮這座有著600多年歷史的老城，探尋深巷裡的味道。一提老城美食，我忽然想起二十年前，在老城城門洞邊，三塊錢一碗的豆花飯。白嫩的豆花，蘸上水霉豆與糊辣椒調成的蘸水，就著樸實的苞谷飯，那爽朗的滋味，至今仍留在舌尖。

我來到一個叫四合院的酒樓，深紅的木門木窗染著歲月的顏色，透著古舊的氣息，與老城的格調很是相合。走進廳內，牆上掛了不少黑白影像，其中有盤州歷史人物的肖像，有本地書畫家的作品，還有幾張老城舊照。目光停駐的片刻，我彷彿又回到了二十年前，在盤縣二中讀書的日子。這些擺設，默默訴說著這家酒樓深厚的文化底蘊。

老闆雖不在，服務員聊起酒樓的故事，我也聽得入神。四合院開業於2004年，至今已二十一年年頭。這裡的菜，多是盤州傳統老味，比如雞矢藤耙耙、渣肉荷包蛋、青豆腐、火腿雞樅等，每一道，都是歲月的沉澱。

酒樓廚師跟我細細說起招牌之一的雞矢藤耙耙。新鮮的雞矢藤葉氣味刺鼻，需先洗淨、晾乾，待水分散去，那股衝勁兒也漸漸柔和。干葉搗成粉，與糯米面按比例揉勻，加少許鹽，製成光滑麵團，再壓成圓餅下鍋油炸。炸到外皮金黃酥脆，便可起鍋，配上黃豆面同食。耙耙因摻了雞矢藤粉，顏色微微發黑，卻絲毫不影響口感。一口下去，先是豆香，接著是糯米的軟綿，最後漾開一股植物特有的清芬，越嚼越香。

雞矢藤耙耙，可說是「植物界的臭豆腐」。它以一股類似雞屎的氣味聞名，入口卻清芬滿溢，是盤州祖輩傳下來的小吃，藥食同源。老闆王雪飛說：「如今肯花工夫做這手工耙耙的人越來越少了，可這份老味道不能斷。再費事，也得傳下去。」

一位正品嚐的食客笑道：「來雙鳳老城，不嘗一口這帶『臭味』的耙耙，算是白來了。」是啊，味蕾最懂鄉愁，也最能記住一座城的溫度。雞矢藤本是田埂邊常見的藤草，葉揉後有異味，家鄉人也叫它雞屎藤、狗屁藤。它更是一味草藥，能消食、止咳、清

熱、止痛。我小時候肚子疼，父親常掐一把雞矢藤水給我喝，氣味雖沖，效果卻實在。沒想到，它還能化身這樣一道風味小吃。

《本草綱目拾遺》裡記載它可解暑、調理虛損；《上海常用中草藥》也說它能祛風活血、消腫止痛。而在江西、廣東、廣西、海南等地，雞矢藤也被做成各式小吃，或加紅糖姜水，或配椰奶，形制各異，卻同源同根。

四合院酒樓的另一道招牌，是曾赴各地參賽的「思鄉青豆腐」。它的來歷，伴著一段傳說。明朝洪武年間，朝廷軍隊平定雲南後返程，途經盤州鎮河坡時奉命留守。士兵水土不服，思鄉成疾，身上生瘡，軍心浮動。軍中一位懂醫的廚子，以家鄉法子，用青豆磨漿煮沸，給眾人飲用。不久，病瘡漸癒，鄉愁也緩。後來廚子又加入嫩南瓜，製成青豆腐，滋味清甜，從此流傳民間，成為家常菜。因這道菜，得名「思鄉」。

青豆腐做法質樸。青豆與嫩南瓜搗成泥，倒入山泉水中煮開，靜置凝結即成。成品色澤碧綠，口感嫩滑，自帶一股豆蔬的清甜。吃時搭配燒椒、苦蒜、蔥花和腐乳調成的蘸水，辣中回甘，滋味悠長。它也和雞矢藤耙耙一樣，有清熱解毒之效。

每年六七月，毛豆飽滿時，母親總會摘些回來，與嫩南瓜一起做成青豆腐。那一碗青碧，是我記憶裡最柔軟的故鄉味。

四合院酒樓的渣肉荷包蛋，同樣承載著老城的歲月。從前沒有冰箱，人們便將豬肉用鹽、酒、花椒醃漬，封入壇中，存上數月不壞。這便是「渣肉」。取渣肉與荷包蛋、糟辣椒、蠶豆同燴，便成一道鹹鮮微辣、糟香撲鼻的佳餚。它在盤州宴席與家常菜中常見，與豆花飯、渣面耙、大橋糯飯一起，勾勒出本地飲食的質樸面貌。

盤州的醃漬傳統，可追溯至六百年前。雙鳳老城六百多年的建城史，積澱了深厚的人文，也醞釀出獨特的美食文化。外來的口味在此交融，如涼粉、剪粉中調入一絲甜，宴席上的紅燒肉（俗稱大肉）配一碟辣蘸水，都是時光磨合的印記。

老城的美食，遠不止這些。大大小小上百種吃食，許多仍堅持手工製作，一代代傳承，形成獨特的風味體系。它們與老城的歷史彼此呼應，互為註腳。

老城雖老，滋味卻新。這一口口傳承下來的味道，像一條看不見的線，串起天南海北的食客，也串起歲月深處的溫情。我穿行在老城的街巷，冬風雖冷，卻總有一種暖，從舌尖，一直漫到心頭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